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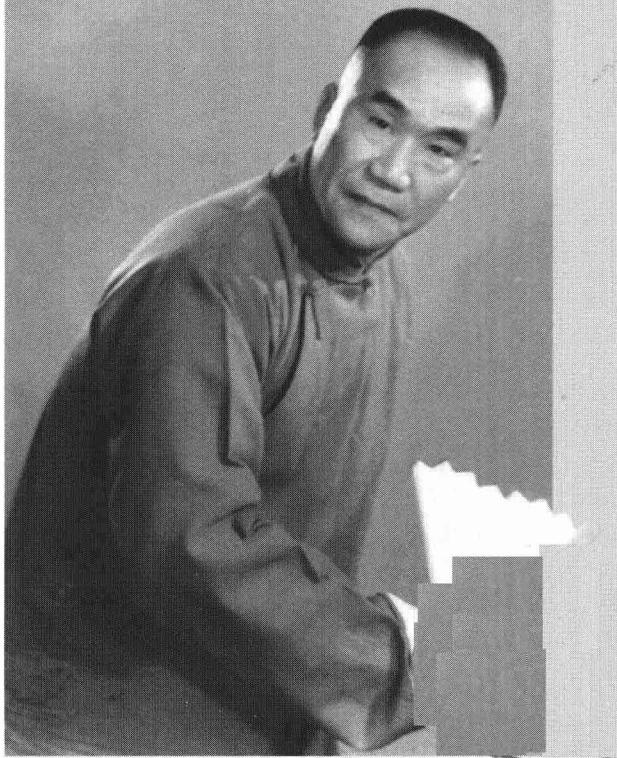
侯寶林

江湖江山各半生

刘红庆
著

随书附赠
珍藏光盘

齊魯書社



孫家林

孫家林

江湖江山各半生

刘红庆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宝林：江湖江山各半生 / 刘红庆著. —济南：齐鲁书社，2010.1

ISBN 978—7—5333—2290—8

I. 侯… II. 刘… III. 侯宝林 (1917 ~ 1993)
一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837 号

侯宝林：江湖江山各半生

刘红庆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www.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 com. 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 16

印 张 9.5

插 页 3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290—8

定价：26.00 元

代序一：奶与奶瓶

黄永玉

有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出来的时候就在什么宾馆吧，挺远的，什么宾馆不知道。侯宝林没有车他就搭我的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个车子回去，十几年前了。

在路上他就问我：“你最近还上课吗？”

我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

侯宝林不响，等到多少秒钟吧，车子不停地开吧，他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

代序二：白等

方 成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那时《人民日报》还在王府井大街——我出报社，遇见侯宝林。他拉着我走进旁边的霞公府胡同，悄声问我，我也问他，他说：他的徒弟给他贴大字报呢。说几句就分开了，怕人瞧见。

有一天，报社文艺部几个人聊天，有人说，“造反派”冲进侯宝林家，把他从屋里喊出来。侯宝林走出时，头上戴着一尺长的纸折成的高帽子，一出门，把这帽子拉一下，又高出一截来，帽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还用红色打个叉。

“造反派”大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

刚一喊，侯宝林就趴在院子里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

这些奇特的举动把这群“造反派”逗得大笑，批斗不起来。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都笑弯了腰，只有一位严肃地说一句：“这是对革命的抗拒！”大家就不笑了。

“文革”之后我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真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谁还有兴趣找这麻烦呢！

他倒是向我说过两件事，大概是在“文革”后期，“造反”气焰已显颓微的时候，他在“认罪”时讲过一句：“我罪恶深重，直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没问他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这句话。

另一次他向我说，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的时候，他也和他们一同揪到了体育场。他心里想，能和这些高级官员一道挨斗，这种场合难得，可后来，斗完那几位之后，他正等着喊他名字，斗争会就结束了，没斗他，他说：“嘿，我白等啦！”

目 录

CONTENTS

代序一：奶与奶瓶 / 黄永玉 001

代序二：白等 / 方 成 002

第一章 没有侯宝林哪来相声 / 001

第二章 在民间陶醉，在民间挣扎 / 013

第三章 从天桥到鼓楼 / 031

第四章 饥饿威胁着的江湖 / 047

第五章 毛主席最喜欢听 / 063

第六章 奠定相声江山 / 075

第七章 让自己活着，让相声活着 / 087

第八章 大师的“野心” / 101

第九章 别说“东方卓别林” /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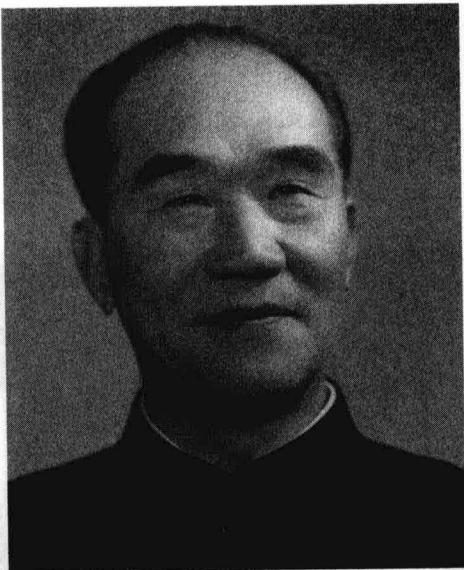
附录 侯宝林年表 / 侯 鑫 117

跋：做侯宝林的托儿 / 潘 缪 145

目
录

第一章

没有侯宝林哪来相声



侯宝林

整个一个夏天，我让家里能发声的电器都播放着相声。现在已经深秋了，可家里没有凉意，依旧被相声的欢笑温暖着。

因为经典反复播的次数最多，所以，我和9岁的女儿在不大的屋里打个照面，就这样对话：

“这是谁呀？”

“是我您哪。”

“你干吗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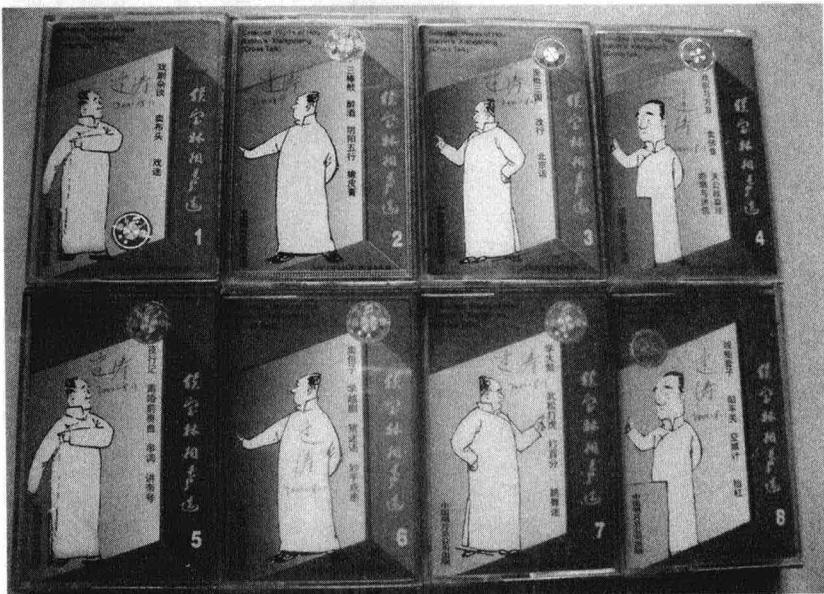
“我撒泡尿。”

一会儿，我俩又碰见了：

“这是谁？”

“这是我。”

这是方成漫画的《侯宝林相声选》磁带封面。方成很少画速写人物，可画侯宝林最多，不下十幅。因为在一起时间多，闲时画。





1950年，侯宝林、郭全宝下基层慰问演出。侯宝林从事相声艺术的60年中，相声大致经历了“兴—衰—兴—衰—再兴”的阶段。建国初期，相声被当作“格调低俗”的玩意儿，还面临着“能否为工农兵服务，能否被新社会接受”的考验。

“上哪去？”

“上便所。”

当我们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用上海话对白：

“啥人？”

“我呀。”

“啥体？”

“撒尿。”

这已经够我们笑了，还不，我们索性调转头来继续见面：

“谁？”

“我。”

“咋？”

“溺！”

父女俩乐不可支，沉浸在大师经典带给我们人生的无穷乐趣里……

假如没有侯宝林，怎么设想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或许说这样的话并不过分：“没有侯宝林就没有今天的相声艺术。”为什么呢？在侯宝林之前，以娱乐都市平民挣饭吃的相声艺人散落在下层社会最不受关注的边边角角，他们以“荤口”小技搞笑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统统属于被清除之列。用侯宝林先生的话说：“那时候，相声艺术到了绝境。”

1983年8月9日，侯宝林去天津探望住院的马三立先生。马老很感激，合影后在照片背后题字留念。按辈分马三立是侯宝林的师叔。侯先生曾相问声评比总顾最先上的两个菜规矩矩地送到马老桌上，说：“相声界有尊师重义的传统，我敬重他是应该的。”



宝林同志

惠存留念

在医院病房的合影

马三立

1983.8.9.



侯宝林和侯耀文。尽管侯宝林不希望子承父业，但侯耀文还是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相声演员，并沐浴在父爱的甘霖里快乐地聆听教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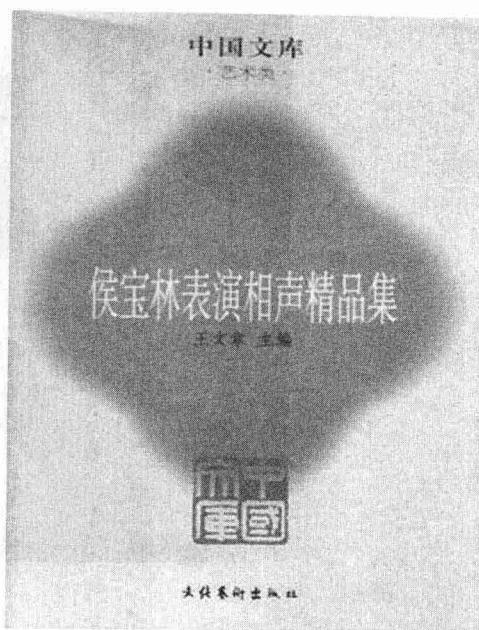
正在这个关口，侯宝林一贯坚持的“文明相声”拯救了这个民间曲艺品种，并且，正是由于他之后的不懈努力，原本是京津民间的街头杂耍玩意儿，成了中国曲艺的第一品牌！直到许多年后电视小品出现之前，相声在曲艺界占据着第一把交椅近半个世纪之久。

也正是有了“相声”这碗酒垫底，今天的一些人不仅在娱乐圈混出了名气，并且在多个领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厚遇。有人说，今天电视晚会出来三个演员，里面一定有一个是说相声起家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获得今天如此多的厚爱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他们的始祖——侯宝林。虽然相声不是始于侯宝林，但谁能说新中国的相声不是始于侯宝林呢？

有资料显示：

解放以前，相声只不过是撂地摊儿的杂耍一类行当，根



本登不上大雅之堂。虽然传统相声有不少民族精华，但不堪入耳的脏话、糟粕却比比皆是，难怪有人斥之为“下三烂”。相声艺人于俊波 1950 年撰文说：

相声节目多迷信、色情、侮辱劳动人民之事迹。解放后，文艺界的同志改作各种鼓词很多，惟相声尚付阙如。在此青黄不接之际，适有侯宝林等同志联合同业成立改进小组，……相声乃大放光明。

资料说：

那时候，相声是纯世俗艺术，你没有“荤口”，人家还不愿意听呢！但相声界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俗”对相声的危害了。相声界的老祖宗张寿臣先生就开始讲“文哏”的段子，马三立师祖也以“相声秀才”闻名于梨园行。侯宝林是新人，但他比诸多前辈更新的是，他表演的相声段子不仅“文”，而且“雅”。……是他把相声从地摊儿上提升为正宗文

与侯宝林有关的图书书影。方成与侯宝林交往 30 年，曾一起潜心研究幽默理论问题，并说自己“好像成了侯宝林的秘书”。

1980年7月，只上了三个月义学的侯宝林与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左三）、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左一）、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左四）合著的《曲艺概论》出版，成为相声界系统研究曲艺理论最早、成就最高的演员。

化，使相声洗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登上大雅之堂；是他以自己的榜样，把相声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

侯耀文说：

事实上，我爸真是彻底的改革派。在解放初期，相声由于表演方式和内容上有许多糟粕的东西，明显的与时代不符了。后来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我爸和其他一些人对相声中的不健康、落后和低俗的东西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它有了新的面貌，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追求和别人不同了。其实，我爸只念过三个月的义学，可就是这样他最后成了一个事业的领头人，凭什么？……后人评价父亲的功绩时是说他给了相声新生。他创作的相声在思想、语言上都挺超前的，既保留了相声的讽刺功能，又演出了许多符合在解放初期嘲笑敌人，歌颂新中国和劳动人民的新作品。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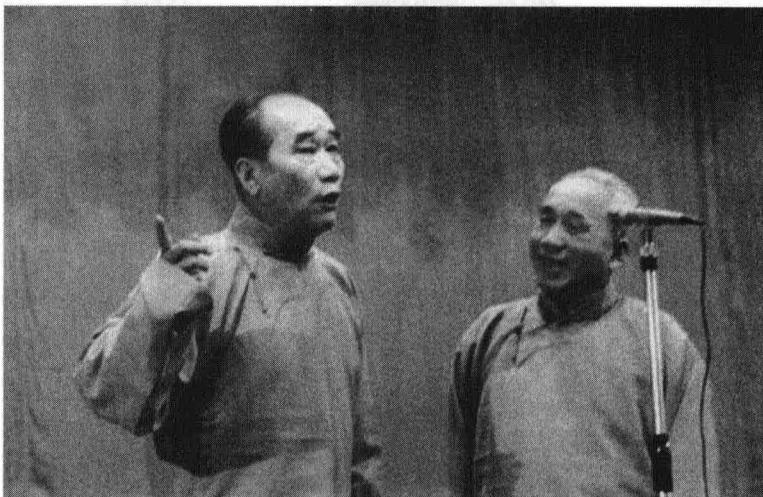
上讲，他功不可没，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我一直思考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丁点儿学校文化基础的侯宝林，他把相声提高到“艺术范畴”，进而担当起了“研究者”的使命，他的“自觉意识”来自何处？这种“自觉意识”一定比他的“研究能力”更让人钦佩，并最终因为他的“自觉”，才使得他成了中国相声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

相声植根于侯宝林生命的最深处，是他赖以生存的手段，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深情而真切地告诉人们，他一生努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富贵，他“一生只盼望能吃上一碗安稳饭”。这一个“安稳”，是没有经历过颠簸的人所无法明白的。因为有太多的不安稳，太多的无着落，太多的不可预见的困难，危机四伏，这顿吃完不知道下一顿在何处，“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他一定无数次地问过。所以，唯求“安稳”是他的愿望，“安稳”即是福！

极度贫困的早年生活滋养出了侯宝林的极度自尊，在生命最

1977年，侯宝林、郭全宝合作表演相声。这年侯宝林因创作和改编的许多新段子政审均通不过，又不愿表演指定的节目，于是利用“文革”后补发的工资，潜心于文物收藏。这次表演应该是10月份赴京郊门头沟煤矿的一次慰问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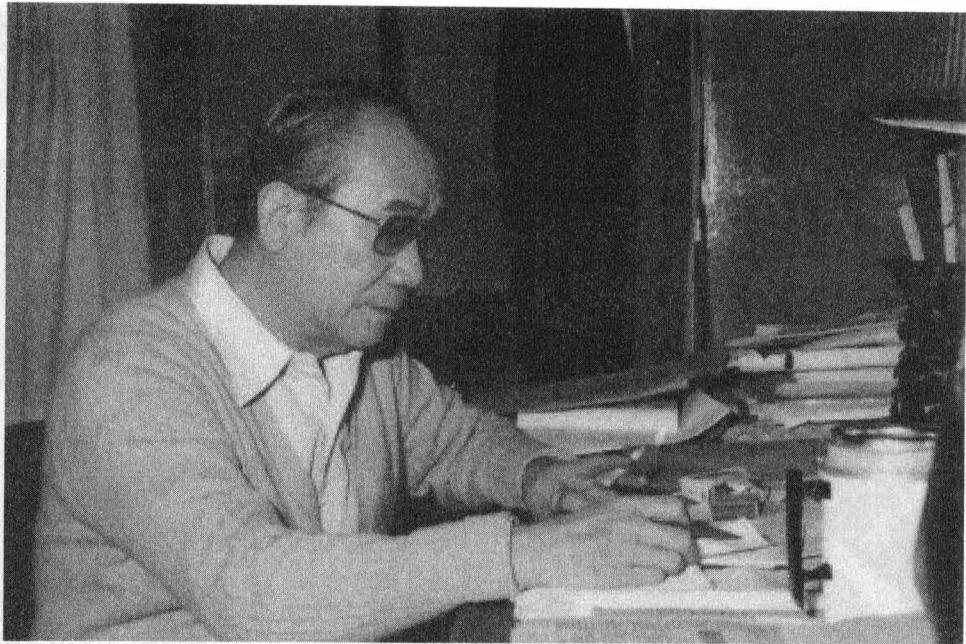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侯宝林给相声爱好者讲课。变得“文明”后的相声，受到观众如此钟爱，由衷的喜悦在侯先生的脸上绽放。

艰难的时刻，他的这种自尊不是没有动摇过，“我是不是也去行骗？我是不是也去乞讨？”是不是用一种更为下贱的方式养活自己，苟且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思考和困惑了一夜又一夜，他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尊的底线”，没有向下滑行，用被别人鄙薄而自己辛苦学得的这点“玩意儿”，维持了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活着，提升自己，就必须提升自己赖以生存的这点“玩意儿”，不糟践自己，就是不能糟践自己手里的这点“玩意儿”。这“玩意儿”好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才能充分地体现。“玩意儿”被鄙薄着，自己何以体面地生存？

侯宝林一定这么想过，所以他力争使相声变得文明。糊口是



一回事，但对糊口之后的尊严，侯宝林一定比他早年的同行们想得更多，当然也比他的后来者想得更多。他不让自己停留在“艺人”一格，一步步做到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也不主张自己的孩子学相声，一是学艺太苦了，二是“艺人”坚持自己的操守更难。这个，他比谁都懂。

熟悉侯宝林的人都说，别看侯先生在舞台上表演机智幽默，台风潇洒，生活中他可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他的客气、谦逊与平和里，无法掩饰的是他对自己的尊重。他越是谦和，你越应该尊重他。这是旧社会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形成的生存智慧，他坚持了一生。不卑不亢，不骄横，不跋扈，因为他深深懂得，卑怯者和骄纵者的下场几乎一样，都为人所看不上。

他自己说过：

在旧社会，我们艺人，特别是街头艺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多么困难啊！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我们的幸福生活

侯宝林 1979
年 7 月 “正式宣
布息影舞台，专
门从事相声研究
工作”。那本上世
纪 50 年代为识
字需要买的字
典，80 年代陈连
升看到时已被翻
得掉了皮，完全
变黄、变烂了。此
时应该就放在大
师的案头吧？